

國聯大會之展望

藝 厂

問題已非外交方式所能解決……英法美之態度……不利於日並非即為有利於中國……中日外交陣容與戰術之比較觀……大會勢必採取一緩衝而不能解決問題之途徑……今後之形勢仍在中國之自演與國際大局之推移……戰爭危機之更加迫近……自決救亡之最後試驗

一

行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下月第一週次第舉行之國聯行政院會議與國聯大會，自係以李頓報告書與中日糾紛為議事日程主題之所在；而國際外交戰線，亦將由是於三數日內向日內瓦推移，展開外交圖士大顯身手之劇幕焉。國內之無常識者流，對國聯一向存有過奢之希望，近因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之猛進，引起美國與英法之一致反感，於是彼輩之幻想，乃隨歐洲擁護李頓報告呼聲之播揚而激增，以為「公道」必可求之於日內瓦也。不知此種幻想，乃由不清楚之頭腦與不正確之認識而發生，其終結之獲得，除事實上之失望與聊以解嘲之粉飾而外，將無其他內容。

第一，遠東問題之在今日，實已超過外交方式所能解決之階段，一切決議案也，公約也，委員會也，其作用均等於原料不忠實之安眠藥，徒使服用者更感夜長夢多而已，決不能解決問題。彼列席於日內瓦之列國外交圖士義形於色，聽之悅耳之呼聲，在先天已為東京紐約等地兵工廠日夜趕造殺人武器之馬達聲所粉碎；表現而出，燦爛於國

際報紙上之某也主張如何，某也愛護世界和平之種種詞令妙品，實不過自欺欺人之嚙語，其去是非正義之捉摸已遠，去東北問題之解決也尤遠在碧落晴空之目極線外也。

第二，在歷史上操縱國聯且對此次行政院會議與國聯大會，有決定之作用者，當推英法。英國之外交，在國際縱橫捭闔之舞台上素以趨利遠害，沉着老練著稱；對於遠東問題，已一再表現其「莫為人先」之原則。所謂「未見日本意見書以前，即作何種決定，實為不智與不利」(西門外相本月十日在下院答工黨議員愛特里語)，所謂「英國不願居於領導地位」，實皆「莫為人先」原則之妙用。故雖聲言擁護報告書，同時即附以須先得國聯理事會同意之前提，模稜兩可，得未曾有，基於此模稜取巧之秘訣而產生之政策則為「聯合其他國家採取彼此可以同意之政策，進而勸告中日兩國予以接受」。既須各國同意，又須勸告中日接受，則英國之在國聯大會中將不出「和事老人」，兩面俱光之圓滑態度而不能有仗義執言之舉也，明甚。法國則一貫係聯絡亞洲大陸政策之日本，以為彼歐洲大陸政策之與國，至對法日在中國利害之部分衝突，亦不難於法

日私相授受，秘密諒解中求之，故法國在國聯大會中之去公理是非而牽就事實也，必較英尤甚。至若非國聯會員而必對此次大會作事實上參加之美國，雖因與日本在遠東利害之絕對衝突而抱一貫之「不承認主義」（即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所表示「不承認任何以侵略手段由中國獲得之權利」之主張），並高唱輿論動員之說以抗日本；然亦受制於在國際外交上孤立及不願目前與日宣戰之環境與事實，其在大會中固不免對日本作種種之攻擊，但終不能超越國聯一致合作之限度而有單騎闖關，不惜決裂之主張。故就英法美對遠東問題之目前形勢而言，其不利於日本之程度固甚少也。

第三，因對軍縮問題上英美最近有一種合作對日之妥協，而英法美近來尊重李頓報告書及維護國聯權威之呼聲亦比較高揚，此自屬日本獨占遠東市場，氣焰逼人，之當然反感。姑假定此種勾結摺閱之現局可造成國聯大會中不利於日本之形勢。然不利於日本却並不一定有利於中國，且決不致有利於中國也。因英美法在國聯大會將對日力爭者，並不在是非公道之彰白，而在對日本既奪權益之分肥，並不在為中國打抱不平，而在對日本「未免過多」之獲得求「見者有份」之處理。所謂國際顧問制也，所謂在中國建設上謀國際的合作也，要皆不外大家分嘗一樹之企圖。故終國聯大會之結果，縱假定形勢不利於日本而有一致對日之勝利，乃國聯諸巨猾分嘗日本既奪權益之勝利，決非中國道遠既失贓物之勝利也。

綜觀以上分析，則國聯大會之收穫何如，吾人實不難預測其梗概。

夫國際外交爭鬪之勝敗，一面決定於客觀情勢之推移，一面決定於兩對手國外交陣容之佈置與外交戰術之運用。故吾人欲知國聯大會此次對中日問題之解決途徑何如，除把握上述之各要點而外，尚須進而檢查中日兩國此次對國聯外交戰之陣容而比較之。

日本對保障既奪贓物（滿洲）之作戰原則為以創造事實，加緊備戰為本體，以外交揜護，紛引援手為運用。龐大海軍造艦計劃之發表，對滿洲移民與經濟兼併之猛進，對義勇軍戰爭之步步加緊，均為日本創造事實以轉移外交之表現。日本雖反對報告書，而對於國聯討論報告書之堵障策戰，則佈置週密，面面俱到。知另一體系制度之蘇俄對國聯有間接之威脅作用也，則曲為獻媚以結納之；知歐洲各弱小國之噴有煩言也，則努力聯絡之；知歐洲工界之主張正義也，則派右派之工人領袖鈴木文治附松岡而行，使經過第二國際之疏解以左右歐洲工界之空氣；知中國之戰亂為國際所重視也，則多方擴大宣傳以毀謗之；更益之以無線電之廣播宣傳，國際報紙之運動收買，萬流爭湍，殊途同歸，而結穴則在策應日內瓦之堵障戰。至若向大會堵障出動之人物，則首席代表為著名「中國通」，三井財閥僕從，政友會要角之松岡洋右，擅長摺閱，辨才無礙。又副之以久駐法國，具有幹才之長岡及才氣橫溢，後起秀傑之佐藤，三將此次之出馬，其陣容固甚整飭嚴肅也。至中國方面，當堵障拆衝之大任者，為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顏顧均為在國際外交上卓著聲華者，顧更為國聯盟約

起草人之一，此次政府因顏之請，派顧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代表中國，長才得展，想不辱命。郭泰祺雖亦為嶄露頭角之人物，但上海協定之簽字，實為一種屈辱。然問題之嚴重尚不在玷壞人物配置之不當，而在我國當局除派出顏顧郭三代代表而外，對其他方面之佈置與策動，似並無切實工作也。彼魯之韓劉，川之諸會在最近所努力之「工作」，則除對內殘害國民，對外資人口實而外，決無其他意義！汪精衛雖在養病之煙幕中赴歐洲有所活動，然政策既不鮮明，作派亦欠大方，筆者以「小人之度」度之，其秘訣似為成則居功，敗不尸咎，以視英法首揆之才氣縱橫與松岡洋右之「到處留情」者，其工拙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夫客觀形勢既並不於中國有利，而主觀佈置又如此之不充分，然則欲在國聯大會壇上有追賊判盜之收穫，是不啻呆臥於果樹之下，張口以待果熟脫蒂，自動墮入也，世間寧有此理？

三

如上所述，國際之大勢既已屈非外交方式所能解決遠東問題之階段，而中日雙方之外交陣容與戰術又人強我弱，由是以推測國聯大會之結果，必為平庸無奇，不脫窠臼，且不能解決問題，此則於國聯壇論戰行將揭幕之前，吾人可得而斷言者。

遙想不日開始之日內瓦外交戰中，中國對報告書必作保留條件之承認，日本則不顧事實施以狡展之辨駁；中國若不獲滿意之修正，必不接受，日本求脫當眾露醜之立場，必運動作事實上之緩延。而照例遷就事實，畏強抑弱之

國聯，勢必在不顧日本獨吞，不願與日本決裂，企圖大眾分潤，粉飾國聯製殼之複雜心理支配下，於理論上承認李頓報告書，於解決方案上則採取軟性而有彈力之計劃，大半將不作何種直接解決之方案，而重師國聯調查團之故智，蟬脫大會之實際責任於一種委員會（即日來盛露處上，自謂為解決滿洲問題「新方案」之所謂國際委員會），以推進中日之交涉。彼「不為人先」，惟利是視之列強，其意見恐竟如此。國聯所能企達之最大限度，不外作一原則上之決議，然以東亞主人自命之暴日猶難承認。日本一意孤行，旁若無人之狂態，當為國聯列強之紳士所難堪。然同時又因事實之限制與相互掙鬭關係之複雜，國聯又不能形成一致強硬對日之局面而施行不惜決裂之裁制，勢必採取一種緩衝之途徑，欲其斬釘截鐵，作一有力之裁判，殊不可能，勢使然也。

要之，國聯大會雖因列強對遠東問題利害衝突之尖銳而在外表上似不利於日本，但充其結果，則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彼承繼調查團之舊衝突線索而持續玩弄政治詐術之新的國際組織，行將於大會中呱呱墜地，重演勾心鬭角，朋比分肥之史劇。日本則正利在此實際上「解而不決」之過程中以猛烈創造吞併東北之事實，中國當局則繼續沉溺於「長期抵抗」之遁辭中以苟安歲月。今後遠東形勢之如何，仍在中國國民之自演（即如何努力自強以創造抵制侵略之事實）與國際全局之推移。禍福之來，皆由自召。日本軍閥與資本階級所主動造成之戰爭危機，勢將因國聯此次大會結果之有名無實而愈益迫近，而中國民族自決救亡，改造國家之最後試驗，亦將由此更無規避等特之餘地也；國民勉乎哉！

羅斯福獲選後之美國與遠東

陳夢釗

中美兩國在遠東之敵愾同仇立場原不因美國政權之誰屬而變更……羅斯福對不景氣象亦不免棘手……無論總統誰屬，政策均不能不仰承美資產階級之鼻息……外交政策將無變更……足資借鏡之政治風度

盛極一時，世界翹待之美國大選競爭，已於本月八日揭曉矣。因五百三十餘票之總統選舉會中，民主黨竟占四百五十三票之鉅額，於是明年三月以後之白宮主人遂屬諸紐約州長之羅斯福氏。穆執美利堅政權卅一年之共和黨，竟因經濟恐慌之深刻與不景氣象之增進而失去在廣大失業與農民間之信仰，以失敗聞。吾人對於太平洋彼岸友邦兩大政黨之政權遞遷，原無有所好惡之成見可言，且無論美國執政黨之誰屬，而中美兩民族在遠東敵愾同仇之共同立場，則始終一致。故對於美國此次選舉之揭曉，吾人之任務除祝賀友邦新元首之勝利，并預賀其施政之成功外；尤要在從認識上對國際政治之動向有下列諸點之把握：

第一，近代民主政治，在美國已不失為典型之發展形式；然在資本主義之經濟基礎上，已先天的種下民主政治之失敗種子。在黃金國度內，資本之壟積與產業之邁進，為世界之冠，而經濟危機之深刻與不可收拾，亦冠絕世界。夫失業工人多至一千一百萬以上，農業凋敝達於極點，股票價格每况愈下，則金元國經濟制度之病入膏肓也可知。胡佛非不欲或未會竭其智力以挽救美國與日俱深之不景氣

象也，特回天無術，雖掙扎至精疲力盡而不能有補於事耳。縱羅斯福之秉賦與才具均倍於胡佛，而對於世界與美國之當前厄運，恐亦不免有欣然從事，終感棘手之一日。例如失業救濟之實際困難也，歐洲戰債之高唱取消也，遠東風雲之日趨險惡也，均將立即在此挾策而來之民主黨元首之新猷中受嚴格之試驗，成績如何，當有持續展開之事實以待吾人之共知與共見，此刻姑不加以預測。

第二，以爛熟之資本主義為中心之美國政治，所謂元首也者，實不過日伺華爾街與莫爾財閥，企業家，托拉斯主人之顏色以服務之僱用人，胡佛之失敗也，由於彼輩對其工作之成績深致不滿，羅斯福之代興也，亦由於彼輩對渠之政綱屬望殷切。所謂選舉，實不過由華爾街諸巨商腹買對未來施政人物之一言九鼎，因以造成民間影響而表現之形式耳。目前世界資本階級殊途同趨，企圖從戰爭中重新分割市場以解決國際之經濟恐慌。行將下台之胡佛不能違此基本要求，因有美國續造戰艦之聲明，指日到任之羅斯福亦不能離此範疇而有溫和保守之政治設施與外交政策也。

第三，進此以推，可知外交問題在美國此次之競選中

，並不占特殊地位。蓋外交政策乃國家對外國策之整個表現，初不因政黨間之政權推移而有原則上之變動。不觀在日本民黨內閣時代之對華方針，固始終未削弱其侵略之成分也。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外交政策，並無若何不同之點，尤其遠東市場，為關係美國資產階級之命運，決不能放鬆讓步者。故近十餘來，美日在遠東之衝突始終係迂迴激盪，展轉而前之形勢，而金元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亦因美國資產階級對遠東市場之決不退讓遂表現成爲一貫到底之「不承認主義」。「不承認主義」者，威爾遜政府對日本廿一條掠奪之否定聲明，迭經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屆元首之時代，未嘗有所變更。今迄羅斯福，吾人可斷言其於遠東政策之傳統，在勢在理，均不致變更，且不能變更也。羅斯福獲勝後之數，美俄關係劇變，承認蘇俄之呼聲即隨

松岡在莫斯科之獲得

冰 華

日本之所求過奢……蘇聯之答復盡於「不抵抗」三字……松岡此行實一無所獲……僅由紅場上深印國際之紅軍恐怖而已……松岡失敗之瘋狂表白

日本在階級立場及政治結構上均與蘇聯爲絕對衝突，而存在於滿洲問題中之日俄間之矛盾，亦係除武裝談判而外，非任何甘言媚語所能代替者。故日俄之相仇也，由來久矣。最近日本之工會與無產黨，欲派出若干代表前往參加莫斯科十月革命之盛典，

亦爲日政府所嚴禁，致不果行。然十一月七日莫斯科紅場之閱兵台上，竟有日政府代表之松岡出現，參與史達林，莫羅托夫諸怪傑之行列，恭逢百萬羣衆大閱兵之盛，與歡呼若狂之羣衆，其聆蘇聯當局「遠東危機並未消滅，國際無產階級應一致武裝警戒」

之以俱來，可見新政府將聯俄以兼制歐洲與日本，其外交步調顯然將較胡佛爲激進也。

第四，在美國此次大選競爭之中，舉國若狂，國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均抱積極參加競選之態度，吾人由此益見美邦人士之政治水平，較中國國民之習於「莫談國事」者，誠不可以道理計！當選舉勝敗揭曉之始，胡佛即首先致電於羅斯福，賀其獲得爲國服務之機會，謂願竭力相助，以爲邦家造福，雍容揖讓之爭，大公無我之度，政治修養至此，固非中國一般固執「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說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自今以往，太平洋彼岸之白宮已將易其主人，新猷待展，舉世共瞻。吾人於致誠懇祝意之餘，並反鏡以照中國之政治，太息而已，夫又何言！

之演辭。國際縱橫家之詭異如此，蓋已極譎雲萬變之能事矣。

松岡道出莫斯科，小作勾留之目的有二：其一爲希望挾得蘇俄承認滿洲國與日俄交親之有利形勢以臨國聯；次之，則爲哈維維羅斯克之煤油，中東路之收買，北洋漁業之獨佔，西北利亞礦產森林之開發——種種特權之讓與；換言之，即「魚與熊掌」，皆欲兼得是也。至日本所允付之代價唯何，僅爲盡在不言之暫時不爲遠東反俄之戎首（所謂互不侵犯）而已。

今松岡已離開莫斯科，進而賣弄

舌辯於波蘭德意志之間矣。設讀者執不佞而問曰：「松岡此次赴莫之使命已達乎？其「赤色旅行」之獲得爲何？」則記者敢直率大膽以奉告曰：「松岡之使命爲絕不成功！彼此行之獲得物除形如鵝蛋之○而外，可得而知者，即由紅場所領略對於蘇聯紅軍軍容嚴盛，不可輕試之恐懼心理而已！彼類高頰峻，目光炯炯之加拉罕氏，誠不愧爲爽辣鋒銳，老練沉着之外交人傑，竟不待松岡利舌之啓，即關頭質問曰：「蘇聯政府於滿洲事變發生以來，即始終持不干涉主義，乃日本竟未能理解，殊令俄方驚異！」（見十一月四日電通社電）繼之即以兩國須立結不侵犯條約爲言。先發制人，致難辨之松岡亦有無從啓齒之苦。蓋日本之大慾，並不在不侵犯條約之締結，乃自居於有利之地位而對蘇有所要挾者。但蘇俄當局所表示之「不侵犯」，涵義亦僅恰如其字，即「不侵犯」而已。日本則貪吻大張，除要求蘇聯先行承認「滿洲國」外，尙有鐵路漁業礦山煤油各特權之讓與及赤化宣傳之杜絕，條件之多，實不異於「瞞天討價」，而加拉罕之答復則盡於

「不侵犯」三字，其分際且去「就地還錢」尙遠，口風之緊，不在久於折獄之老吏下，舌鋒至此，「惡極！妙極！」

松岡與加拉罕之談話既無結果，乃去而訪問蘇聯重要幹部之拉狄克，其言曰：「日本感覺蘇聯所界與日本之安全保障，尙不充分。」夫日本之意，如何始得視爲保障充分？蘇聯正埋頭於國內建設，不願反俄戰爭之先爆發，致爲帝國主義槍鋒共指之的，故對中東路之被日本侵擾也，則容忍之，對日軍之直接俄境，控制海參威一帶也，則暫讓之，委曲求全，深抑憤怨。今日日本反向蘇俄要求「界日本以安全保障」，言者得意，聽者寒心矣。充日本之意，非吞盡東亞大陸，並將美俄及其他強國一律逐出於亞洲舞台，則日本爲不「安全」，爲保障「不充分」，然則其奈美國非盡屬死人，蘇聯尤非好相與何？拉狄克對松岡之答復，亦盡委婉深刻，不着邊際之妙。其言曰：「中日滿洲糾紛已歷一年之久，蘇聯對於滿洲之情勢，決不加以任何種類之干涉。」干涉竟至不及任何種類，則蘇聯之既不助日，

又不助華，暫脫於滿洲火線之外，亦且不願在外交上爲日本所利用之深刻用意，已盡在不言之中。然則松岡此行之結果，豈非一無所得乎？

日本一面甘言媚俄，一面勾結波蘭，其與歐洲反俄運動互相策應之企圖至爲明顯。今番松岡過俄，強顏歡笑者，實不外欲引赤色怪物以見重於國聯，加拉罕拉狄克等人物，其狡猾深銳絕不在松岡之下，豈易爲甘言所感而墮其術中？故彼以詐來，我以虛往，半斤八兩，徒見日人之心勞日拙而已！

日本之所得意忘形者，爲日俄協定成立，則日本暫不侵俄，俄亦將無東顧之憂，此實爲不願目前言戰之蘇聯所求之不得者，故討價之高，得未曾有。然在實際上，蘇聯並不畏日本之武裝進攻也。故籍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之便，邀松岡於紅場之閱兵台上，使一覘蘇聯整齊嚴肅，精神飽滿之軍容，其意若曰：「無產國家之武力，非任何帝國主義所得而輕犯者！」遙想松岡彼時搖舌不下，歎爲「奇觀」之心弦，其跳躍必失去常態，且有赤魔道高於日閥之感！夫武力絕非萬能

侵略主義絕不可恃，松岡過俄，並無所獲，然彼猶發為狂言曰：「日本歡迎中國之變化以步武滿洲國！」

荒謬至此，直自暴其挑動亂禍，不惜自絕於世界之瘋狂而已。何有於負責要人之政治態度哉？

川戰諍言

藝 厂

川省為羣會爭長之魔窟……歷屆中央對川政策之錯誤……劉湘用飛機作戰之罪惡……川戰不能解決川局，空洞原則尤不能解決川戰……目前治標止亂之要舉

川戰爆發，已將兩月。此種內不妥協，殘民以逞之「壯舉」，自為中國軍閥所視為職業，王於表演之拿手好戲，除製造鋒鏑下之無頭冤鬼並資外人以侵略口實而外，絕無其他意義。溯川戰之作，始於十月一日，劉湘實為主動之一造，而屢經反覆，割地自雄之小軍閥羅澤洲與李家鈺，又為乘劉湘之命，發難當衝之開路先鋒。自民國以來，川省已成羣會割劇，割地稱王之魔窟。時而互相勾結，時而彼此內鬩。殺伐不絕，民不堪命；致古稱天府之區，不但不能流通其無盡藏之利源以為國家之助，反成為荼毒蒼生，禍延西南之癰瘤。而自袁黎以還之歷屆中央，咸對川局有鞭長莫及之感。莫定川局之莫由，竟轉而

承伺羣會之顏色，以為結引實力，作中樞輿援之地。彼以「特貨」現款而來，我以槍械子彈而往，太阿倒持，上下交騙至此，川民無死所矣！此次川戰之發，仍不改彼此牽連，內幕複雜之舊觀，不特全部川軍，皆捲入漩渦，馴至演黔之「武裝同志」，亦有「入川協防」，躍躍欲試之勢。此種事變之開展，若不急加制止，則持續堆演，必由局部之小爭攘進而燎燃西南半壁之可能。夫在統一之中央控制下，在理論上固不容任何軍閥之閹牆相攻，而在目前國難嚴重之時代，在事實上尤不許任何軍閥之自相殘殺。然川戰則竟於此嚴重時期暴發，致日本及列強一致譴中國為「整個混亂，南京無法統制之國度」，軍

閥之絕無理性，不顧國家，竟一至於此！中央此次應付川戰之紆綏與優柔，可謂無以復加！當川中風雲日趨險惡之際，二三要人尙作「川戰當不致爆發」之估量以自求安慰。迄至兩軍正式開火，警報頻傳之後，遲至十月中旬，行政院始決議分電劉文輝羅澤洲李家鈺，停止軍事行動，一面分電劉湘，楊森，鄧錫候劉存厚等，囑其從中調解。夫匹夫翻臉，彼此扭作一團，尙不能在袖手之「和事老人」聲「算了！有話好說」之口令而停止肉搏，何況川亂為勞師動衆，全局牽涉之軍閥戰爭！故中央之電文屢發，而川中羣會之關門甜戰也如故！此種現象，不啻說明中央第一度解決川亂之嘗試，為不願事實之廢話也！

尤其慘無人道，為國民所不可寬恕者，即劉湘因防地扼揚子上流，近水樓台之故，竟以現代利器之飛機，對作戰目標之各地肆行轟炸，致無辜小民，死於無情鐵鳥之飛翔下者，不知凡幾！近者中央要人所公開揭曉之處理川局之辦法，又祇為民國十七年整理川局之一道命令，即僅限於粗枝

大葉之原則主張，即川中諸大小軍閥在屢次之分贖會議中，又何嘗不作此稅人聽聞，無補於事之標榜？實則目前問題之癥結，並不在好聽原則之老調翻新，而在如何有效之實際辦法，以結束川戰而安定川局。空談原則，於事何益？

吾人確認川戰決不能解決川局，中央在目前形勢之下，亦僅能對川局求治標之緩和而不能作一勞永逸之治本解決。事之可行而必須行者，則為下列諸端：

- 其一，中央應嚴令制止劉湘之飛機轟炸，徒害小民之暴行。川人之旅外者及全國民衆與輿論，亦應一致起而對劉湘慘無人道之行，作義正辭嚴之抗爭。
- 其二，中央應立派大員入川查辦，即武裝查辦亦無不可。若能以威信遏止川亂，自屬最妥，然若不可能，亦只能採澈底掃蕩羣魔之斷然處治也。
- 其三，今後之四川政治，應以逐漸由軍閥手中蟬脫於人民手中，使循民治正軌為原則。故扶助川省民衆運動，實為當務之急。

其四，政府應嚴令黔軍趙日退師，不得參加戰爭，致蹈歷來滇黔軍乘川戰趕火打劫之故轍。更應將中央公平解決川局，對二劉及一切地方部隊並不作左右袒之大義宣示西南各地，既遏各小軍閥對中樞之疑念，又絕塞奔走遊說之徒之挑撥煽動，此乃防微杜漸，

宣傳與做事

▲孫科只知宣傳不做事已使國人齒冷
▲希望現鐵道當局勿再宣傳切實做事

「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此中國之政治格言也；然近年來之當局者，似反其道而行之，即「為政不顧實行，惟極力宣傳耳」。如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扶助一切弱小民族之類，不特不能打倒任何帝國主義，且被敵人利用此名詞以造成其聯合戰線，不特不能扶助任何弱小民族，反自己變為弱小民族，須他人扶助。此非吾人之私言，讀李頓報告書，不論何人，對於此點，當有痛切之感想也。不謂當局者於創巨痛深之餘，尚不腳踏實地做事，仍以宣傳為能事

斧底抽薪之要着也。

總之，川戰不特為無意義之野獸決鬪，抑且為全國民族之一種恥辱！若不制止，其禍必延及西南而成為全局不安之根源。國難日亟，若更益之以不絕之內戰，則結果有不堪設想者矣！

德柏

，如最近報紙所載津浦路將於明年一月縮短行車時間為二十七八小時，及粵漢路於四年內完成之類。使國人見之，發生無窮之懷疑與感喟也。

原中國一切國家事業，以鐵路為最腐敗，而弊端亦最多，惟其最腐敗最多弊端，故常思藉宣傳之力，以資掩蔽。姑舉其大者言之，如孫科長鐵道部時，視該部收入為其私有財產，除任意揮霍外，並盡量侵佔，故其宣傳亦最盛，如十八年發表各種鐵路計劃，謂在五年內，須完成粵漢隴海滄石諸路，並與修某某某某等路，吾人

因希望過切，故對於此種空頭支票，無條件接受，以為五年之後，果將有此等鐵路也。然現在已將五年，而粵漢路只完成百分之一，隴海路修至西安尚須年餘，其他各路尚為文人之理想，毫無興修之希望。孫科雖可利用宣傳於一時，而其反響，則至少被人唾罵十年。又如關於京滬路添購新車頭，其初宣傳該車頭馬力如何大，駛行如何快，京滬路用此車頭，行車時間可縮至六小時，儼若此舉為不世奇功，其實京滬路從前行車時間不過六小時餘，即令仍恢復六小時行車時間，亦不足為奇，然新車頭（？）經試驗結果，並不能如孫氏宣傳之快速，惟以既作大言於前，始勉強縮短行車時間為七小時，且常常誤點。當時即有傳說，該車頭並非新造，係買他國舊貨，加以刷新，（其中情形不言可知）現在該項車頭，已不能維持其七小時之速率，不能不改為八小時或九小時，則舊貨之說，已完全證實矣。蓋該項車頭，若係新造，則每小時可行六十英里，京滬路共只一百九十三英里，至少三小時半即可達到，決不須改為八小時或九小時也，吾人每一困坐

京滬車中，而思及孫科前此之宣傳未嘗不搖首太息其無信也。今日鐵道當局之宣傳縮短津浦行車時間，與孫科之宣傳縮短京滬行車時間，將同為國人所懷疑。蓋津浦路在民國十五年以前，本只二十五小時二十分，（下午一時由天津開次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到浦口）至宣傳大家孫科當政，始改為三十六小時，即令將來縮為二十七八小時，不特未加快，且較前為慢，以視他國鐵路年年加快者，應當愧死。今反向國人宣傳，儼然莫大之功，誠不知是何居心也！

至粵漢鐵路，據孫科之宣傳，本應明年完成，現在鐵道當局，即令有四年內完成之計劃，亦應秘密進行，決不宜在報紙宣傳，蓋該路在政治上軍事上關係甚大，萬一有人設法阻擾，將如之何。且該路既有款項，何以

各國最近之戰爭利器及其效能

梗 生

於今日科學進步之時代，戰爭之勝負，殆一決於軍器之如何而定。換言之，科學發揚擁有最優軍器之國家則必將得最後之勝利。

因是，各國恆不惜傾其全力，以從事於軍器製作之改善。一有發明，傑祕彌甚。遂至其發明之途程，恆非吾人所能豫揣。一旦以之縱橫馳驟於

二百餘英里之路線，須費四年方能完成，俄國修中東路及南鐵支線，共長一千五百餘英里，亦只四年餘，且在黑龍江無人煙之地，就地招工，頗感不易，今日之粵漢路，決無勞工缺乏之理。若以湘粵邊境山洞不易穿鑿，則最近俄國於三年間完成千餘英里之包圍新疆鐵路，（即中亞鐵路）豈無山洞耶，而俄國第二五年計劃，須修兩萬里之鐵路，又何神速乃爾。而中國二百餘英里之鐵路，須四年完成，尙有宣傳之價值耶？

奉告當局，吾輩國民現已惡聞宣傳，公等果有為國做事之心，須切實去做，為功為罪，將來自有定評。若只如孫科之有宣傳而無事業，則國人將來之非笑公等，亦與非笑孫科同，非特無益，而且有害，公等勉乎哉！

疆場之上，乃使人如夢如癡，詭為怪物，靡從應付焉。科學之在帝國主義支配下，其為害有如此者！

乃者二次大戰，聲徹雲霄。直足使為列強潤色鴻業之政家哲人，為之惴惴不安。然如何而戰，其說紛紛；而其竟將為科學之角鬪，以科學之優劣，決戰爭之勝負，要為共同之觀感。則各國新銳之軍器與其性能，有一知之價值矣。茲以限於篇幅，先述列強陸軍。並為敘述便利，贅其條目凡五：一曰飛機；二曰砲；三曰鎗；四曰戰車與裝甲自動車；五曰砲彈與炸彈。茲依序述之：

一曰飛機：自科學勢力，支配兵工廠以來，飛機為物，遂為世人不易遺忘之利器。彼其神通，已不顯於歐洲大戰之中，而造成世界兵家所不能否認之偉迹。雖目之為近代戰爭之神鳥，亦非過言，近頃常見，可分五種：甲，戰鬪機；乙，輕爆擊機；丙，重爆擊機；丁，偵察機；是也。

，在八千米突以上。大率四千五百米之空間，十分鐘內，即可飛騰而上焉。前方備有固定機關槍二挺。蓋盡高等飛行之秘術矣。

乙，輕爆擊機：輕爆擊機者，蓋小型之爆擊機也。普通分複座及三座諸種。內除固定機槍外復有回旋機槍之裝置。適於爆擊敵軍陣地及要塞之用。

丙，重爆擊機：此為最大之軍用飛機。航時可繼續至十一小時之久，距離可達千四百杆，最大速度可達二百杆。唯運動未免鈍重耳。爆彈搭載量可二千瓦 (Kilogramme) 機槍可六挺。發動機為一千馬力至二千馬力

。宜於破壞敵方都市及重要交通地之用。

丁，偵察機：偵察機較輕爆擊機尤小。蓋司偵察敵情者也。其中照相機及無線電信機畢備，亦有固定機鎗與回旋機鎗，富相當之戰鬪力焉。機分複座三座二種。最大速度為三百五十杆，上昇能力在七千米以上，發動機約四百五十馬力左右。實際戰爭時，此項怪物應活躍於高空蓋不待言矣，

戰鬪機之類別及性能大率如上。次述各國現有飛機之數量，俾得一比較之概略，分列如次：

- 甲、日本：共千五百四十七架。中陸軍機六百架；海軍機八百架；民間機百四十七架。
- 乙、美國：共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八架。中陸軍機千六百六十架；海軍機千五百架；民間九千八百十八架。
- 丙、英國：共三千一百九十架。中陸軍機千五百架；海軍機七百九十架；民間機九百架。
- 丁、法國：共五千三百五十架。中陸軍機三千架；海軍機千二百三十架；民間機千一百二十架。
- 戊、意大利：共三千一百五十架。中陸軍機千四百架；海軍機千一百架；民間機六百五十架。

此外如德國，以受國聯規約限制故，不能有軍用飛機；蘇聯則除陸軍飛機千六百架，海軍飛機千架為吾人所知外，實共有飛機若干，竟由斷判。然所備當不在少。吾人就右述觀之各國航空軍力，以美國為最多，法次於美，英次於法，意復次於英，而日本為最少。則以空戰言之，美國宜佔優勢矣。

二曰砲：大砲彈道之長，大別可分加農砲，榴彈砲，臼砲三種。加農砲可使最強之火藥，彈丸之速度最大，蓋宜以遠距離射擊者也。歐戰時，德意志軍使用之百里砲，即加農砲彈道之最長者。厥後各國反對，彈道始稍短焉。臼砲者，彈丸速度較遲，其彈道悉盤曲，而彈丸則垂直而落。口徑正大，用破壞之力亦至偉。三者而外有榴彈砲者。在現代之戰場，蒙受歡迎尤摯。此其大較也。至基於戰鬪目的而區別之者，則有野戰砲，攻城砲，海岸砲等。

甲，野戰砲：野戰砲中復有野砲，騎砲，山砲野砲輕榴彈砲諸區別。此項砲類動作奇特輕快，發射速度亦甚大。野砲者，野戰砲中之主砲也。

以協同步調之活躍，為其主要目的。蓋使用最新式口徑七種半之加農砲也。其距離達一萬五千米焉。騎砲，則砲身既短，重量後減，較野砲尤為輕快。砲手可走馬而揮運之。山砲，為於山戰種種運動俱感困難之時，始大演其身手。砲身輕捷，於敵接近始行發砲。尤其可誇之特色也。野戰輕榴砲。為現代野戰之新發明。其主要目的厥為對敵之暗射。口徑在十二種以內，彈道亦大蓋描曲線射擊者也。此外尚有以破壞敵建築物為目的之十五種榴彈砲，與十種加農砲。

乙，海岸砲：海岸砲以轟擊海上

國名	兵	力
美國	六聯隊 高射機關槍	三百九門 四千八百十三門
英國	正規軍二大隊	四十八門
日本	一聯隊	約四十門
德國	野戰砲台五個 此外尚有義勇軍	約四十門 二十八門

丁，步兵砲：分平射砲與曲射砲兩種。其威力亦頗為世人所重。砲之種類及性能大要盡於上矣。

三曰鎗：鎗為陸軍主要之兵器

敵艦，及防禦本國海岸之利器也。其口徑之大，由十五種乃至四十種。至於防制小艦之上陸，則七種小加農砲。應付足矣。

丙，高射砲：高射砲者空軍之強敵也。其砲為八種至十二種之加農型，發射之速度大，射擊之範圍廣，此其特色也。乃者則雖萬米以上高空之敵機，亦可狙擊而下焉。

由於空軍狂熱之結果，各國對於高射砲漸漸重視。茲將各國（蘇俄及法未詳）高射砲兵力砲數列表比較如下：

。大別之，可分三八式步槍，高射機關鎗，十一年式輕機關鎗，三年式機關鎗，等。三八式步槍，射程最大，有射落千米以上高空飛機之性能。高

射機關槍從陸上轟落飛機殊有相當之效果。十一年式機關槍，發射速度一分鐘可四百發。槍手可於馬上射擊之。三年式機關槍為步兵與騎兵之重要兵器，着離，大致可達二千米。其構造精良，頗與三八式步槍相類。普通所謂者即此是也。發射速度為一分間三百發，二三人之力即可搬運，亦殊靈便也。

四曰，戰車與裝甲自動車。戰車為欲冒砲彈與毒瓦斯而以突進於敵之陣地為目的，用其外部裝有厚甲板及防毒之設備，以為消極之自衛；內

部則置備機關鎗及砲等，以為積極之進攻。茲分述如次

甲，戰車：戰車於歐戰時，始應用於實際之戰爭，業收相當之效果。聖母河之役，英軍購其戰車，四十九輛，出現於德意志之軍前，德人方以其與前世紀爬蟲類相類，而驚避三舍焉。彼以其帶狀之長足，自在遊行於凸凹之戰場及槍林彈雨之中，並以之衝破敵軍之壕塹，突隄，鉄網，鹿岩之屬，用不得不需相當之重，且不得不以裝甲為其重要之條件。如是始能身先士卒而與敵肉搏焉。

乙，裝甲自動車：裝甲自動車，種類頗多。其中有司偵察者，速力大而構造堅。內部置有機關鎗。司攻擊戰車者，則其機能動作運用時較戰車更為敏捷。內置破壞戰車之小口徑砲，裝甲自動車中之最饒勇者也。此外尚有專屬騎兵用或搬運用者，與裝置無線電信，以連絡本部隊及前線之無線電信裝置裝甲自動車等。彼其效用，正自多方。今後之陸上戰爭，將呈異常活躍之觀，吾人殆不難想像得之矣。茲將一九三一年各國戰車暨裝甲自動車之兵力與輛數列表如下：

國名	戰車	裝甲自動車	力車	輛數
美國	重戰車大隊(三中隊)一。輕戰車大隊(三中隊)二。師團輕戰車四。獨立戰車中隊若干。	約一〇〇〇	中隊	二四
法國	輕戰車一〇。殖民地(六〇)中隊。獨立戰車大隊四。	約一〇〇〇	中隊	二
蘇聯	戰車聯隊三。獨立戰車中隊若干。機械化旅團四。	約一〇〇〇	中隊	二
英國	四大隊(十二中隊)	約五〇〇	中隊	二
意國	一聯隊(五大隊)	約一〇〇	中隊	二
日本	戰車隊一	約四〇	中隊	二

五曰砲彈與爆炸：人有恆言，火炮之威力。實則砲彈之威力而已。噫，砲彈砲彈，殆破壞一切之魔鬼乎

。近頃戰事所用砲彈大率如下：即炸散彈，炸彈，破甲彈，徹甲彈，燒夷彈，發烟彈，照明彈，毒瓦斯彈等。

彼其性能，分述如後：甲，炸散彈：用於殺傷人馬之砲彈也。依於一定時限信管炸裂於敵

軍之上空，其多數之碎彈遂從敵頭轟
撒而下。

乙，炸彈：此項炸彈如一命中
敵軍陣地，則烟塵上騰，鐵網灰滅，
彈花四飛，人馬顛倒。其威力遠出炸
散彈數倍以上，雖目之為現代砲彈之
王，亦無不可。

丙，破甲彈：此彈威力最大，
中含彈丸最多。宜於轟炸要塞之用。
其強烈之侵徹力與爆發力，為此項彈
丸之特色。

丁，徹甲彈：此彈力量可穿十
二英寸之鋼板，最適於現代海岸要塞
之用。破壞之功，猶其餘事。

戊，燒夷彈：此彈着地，立起
火災，發射之時，凄慘無比。

己，發烟彈：此彈一發，則敵機
對於下方全失其偵察作用。

庚，照明彈：宜於夜間刺探敵
軍及敵機之動向。與發烟彈相得益彰
。同為近代戰爭中不可等閒視之物
焉。

砲彈與爆彈之種類及性能，略如
上述：至於毒瓦斯彈，則凶殘猛烈遠
駕一切兵器之上，國聯為人道計，早
有明文禁止。然兩軍對壘，千鈞一髮

之秋，交戰當局，勢必不能恪遵此項
空洞之信條，而將利用此最不人道，
最慘烈之殺人武器以制勝，結果死人

對日經濟絕交運動之現狀

孤帆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民族
反帝運動之熱潮即向兩方面分進，其
一，為自動組織武裝隊伍，願赴前方
拚擲頭顱，與敵人決死之義勇軍運動
；其二，為「對日經濟絕交」之種種

宣傳與行動，即在經濟上制日本帝國
主義死命之抵貨運動。國民反帝爭關
適在勃發激增之際，復益之以「一二
八」淞滬戰爭，而國民反日運動之狂
熱，益形怒放而不可遏止矣！

中國國民抵貨運動，在淞滬抗日
戰爭中更有普遍之發展，尤以華南一
帶為甚。此種行動，初僅基于民衆反
帝情緒之激發，人自為謀，各自為戰

，雖足以妨礙奸商之買賣，及破壞日
人之運輸，但所予若輩之打擊，尙不
甚大。嗣復進一步有組織，有計畫，
進行查貨工作，一經查獲，即將仇貨
沒收，并予奸商以處分，商人之所以
為奸商，原在惟利是圖，今反遭受此
種厄運，當亦有所顧慮畏縮。抑且愛

之多，戕害之慘，恐非紙墨所能盡其
萬一也。

一九三二，十一月，十一燈下。

國之商人，能自矢不進日貨，更訂定
種種條約以限制奸商之販運，尤足以
使日貨絕跡于市場。如能持久不衰，
實未始非國民經濟之福也！

當淞滬慶戰之時，隆隆砲聲，徹
耳不絕，民衆固未嘗忘敵之仇，益以
抗日組織領導民衆作激昂奮鬥，抵貨
抗日之鬥士常在各江海輪埠施行嚴厲
之搜查，日貨輸入，固因八面封鎖而
無法銷售，即此時民衆排貨之心理，
亦尚稱堅毅，日人雖狡，實無從展其
技倆。故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
，實因之受嚴重之打擊。

乃中國政府對於民衆對日之經濟
絕交運動，初尙採取旁觀之態度，迄
因日人之警告，遂漸漸對民衆各種抗
日運動，予以破壞或干涉，自淞滬停
戰協定後，政府接受日本之威脅，對
於民衆一切之反日行動，尤公開予以
取締，甚至加以極嚴重之壓迫，自遏
民氣，言之實堪心痛。而日本帝國主

